

賈子次詁

賈子卷第十一 外篇上

正定王耕心次詒

陳治安大計疏一

臣竊惟事執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曰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曰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旣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願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呂承祖廟呂奉六親至孝也呂幸天下呂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呂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呂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
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
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爲陛
下計亡呂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
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
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况莫大諸
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
幼弱未壯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
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尉呂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呂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呂危爲安呂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卽天子位能自安虜臣有呂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
執呂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卽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呂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呂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
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主王梁靈王王燕
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卽位能

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殺死舉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虐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目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目安後世將如之

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
割皆象理解也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
王皆眾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呂芒刃臣目爲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

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

子孫少者建目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目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目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執

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曰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
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虜非直倒縣而
已又類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目上不輕得
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
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
何忍目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旣卑辱而旣不息
長此安窮進謀者率目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目天下之大而困
於一縣之眾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目臣爲

屬國之官曰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曰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曰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曰衣婢妾白縠之裘薄紬之裏縋曰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

大賈嘉會召客者曰被牆古者曰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阜綈而富
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呂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之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
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
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
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

色母取箕帚立而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旨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旨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旨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

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
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
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
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
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日衛翼之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
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
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
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
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
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
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
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
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
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
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
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
朝日秋暮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目鸞和步中采齊趣
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目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目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殺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目

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邇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虜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
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教之曰法
令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政之曰法令者
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
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
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
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
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
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
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艸木廣裕德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
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
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
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
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
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
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
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

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尙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虐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劓之辜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

刑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秦
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
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呂重法者投鼠而
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
呂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
吏民嘗俯伏呂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
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
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
非所呂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
吾亦迺可呂加此也非所呂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
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
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
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
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
行出虜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
頓亡恥讓節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賤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
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
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
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曰
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
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
曰惟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
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諱之也尙
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
則白冠鵲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舉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
盤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
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憲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杖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諫使民願租鑄錢疏二

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銅錫爲錢敢雜曰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目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父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訶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慌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曰御輕重錢輕則曰術斂之
重則曰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曰作兵器曰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曰臨萬貨曰調盈虛曰收
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曰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舉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刺手曰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幸耳夫擅仇人足目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
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
於廣都之中卽疑有剽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
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請封建子弟疏四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
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目
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
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
諸侯廬如黑子之箸面適足目餌大國耳不足目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曰爲不可哉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曰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地曰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
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
新鄭曰北箸之河淮陽包陳曰南撻之江則大諸侯
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扞齊趙淮陽足
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曰除六國之旣今陛下力
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曰成六國之旣難曰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旤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
弱子將使不盜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論積貯疏五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

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呂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呂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蔽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虜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呂攻則取呂守則固呂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箸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曰
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瘰瘰也竊爲陛下惜之

校詁十一

陳治安大計疏一

一見漢書本傳舊題作陳政事疏或作治安策呂疏爲策流俗所加非

也惟作陳政事亦非定名今詳考本傳更訂如文大計卽疏內所謂大數也疏內流涕二節呂匈奴之禍

無已時爲一事目已有制之術而上不使爲一事

王伯厚疑有缺文欲曰論積貯疏當其一近世桐城姚氏又疑二爲一字之誤皆非也長太息六文缺其

一西山真子嘗補呂新書等齊篇姚氏意不謂然欲

補曰論積貯疏皆非確論論積貯疏乃賈子之絕筆

別爲一篇非此文所有此文所缺乃諫放民鑄錢一

事爾其說別見鑄錢疏下若顏師古王伯厚直謂長

太息六惟存三事侶未嘗一考本文者則不解其何

說長太息漢書如文新書太作大小之大盧氏曰大

說本顏師古見漢書高帝紀然高紀作大賈疏不妨

自兼大而大義不足曰兼太顏氏依文為解殆非確

詰又戰國策春申君曰先生大息矣謂宴息也據此

則作大息義既未安且與宴息之義相殺尤非至當

不易之說今與內篇各仍原文藉備參考非必許顏

盧之未及然漢書如文新書然作難愚按然正文難

說也漢書如文新書衡作搶攘音曰讀儉為通聲

衡決橫愚按二文音義同搶攘音曰讀儉為通聲

譌轉之音顏師古必舍正音從譌轉謬矣蓋顏氏於

六書音韻皆非所長故於漢書音訓文字往往徧徇

流俗而音韻尤甚此其一也曰幸天下按二文皆通而幸義尤美

疑漢書為立經陳紀漢書如文新書潭本經輕重周

形近之誤作網愚按二文皆通舜禹復生

得義漢書周作同新書如文思按周徧也其舜禹復生

漢書作禹舜新書同丁先生曰舜先禹後十此者虜

不宜倒置姚氏校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漢書如文新書序作乎或謂說文序訓哮序乎訓語
之餘其音亦有陰陽之判語詞之乎當曰說文爲是
其說當矣然漢書告成遠在說文之前其曰乎爲序
當別有所本且全書皆然尤非偶失可比此文既出
漢書一切文字自當曰漢書爲主卽屬古文通假亦
無遺議今仍原文後皆仿此其有差謬仍隨文訂正
非事詭漢所置傅相漢書漢下有之字新書如文愚
隨也按之衍文新書是也今刪正

諸侯王

漢書侯下有之字新書如文愚 偏置私人書漢

如文新書同盧氏曰俗本漢 必漢書 焚漢書 上加州新
書偏作偏非愚按盧說是也 必漢書 焚漢書 上加州新
焚上不加州新 廛得舍人漢書如文俗本廛上無點
書是也今改正 廛得舍人漢書如文俗本廛上無點

上無點世無其字 宰制漢書 宰漢書 作帝新書 如文 廛少 劣之 居也
此僅字之通假也 宰制漢書 宰漢書 作帝新書 如文 廛少 劣之 居也

故此曰宰制連文漢書作帝制則與天子自爲複矣
愚按漢書此文乃曰形近致誤俞氏專據白虎通曰
宰制爲詁亦非宰者主也長也故周禮天官之長曰
冢宰一邑之長曰邑宰荀子曰心者道之主宰陳平

日使平得幸天下亦如此肉史記禮書亦曰宰制萬
物則宰之爲主其義甚著自說文失載本義反曰罪
人爲說後乃昧昧耳新書作宰猶賈子之原文今據
改正新書雖多妄竄其遺文墜說猶時存賈子之舊
有足補正漢書所 殃既至所移姚氏曰殃既在下則
誤者此其一也 漢書象作眾新書如文愚按作眾乃
或危 皆象理解 漢書象作眾新書如文愚按作眾乃
社稷 皆象理解 漢書象作眾新書如文愚按作眾乃
詁義尤精決 迺在 漢書如文新書是也今改正象理解
不當誤也 漢書如文新書是也今改正象理解
漢書無其字新書 慮莫不王 漢書慮莫作莫慮新
如文是也今補正 慮莫不王 漢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無倍叛 漢書叛作畔新書如文愚 柴奇開章 漢書如
作棧奇啓章愚按見內篇盧氏說啓乃賈子待遺腹
原文後曰避孝景諱改爲開今仍漢書原文待遺腹
漢書待作植新書如文愚按 赤子天下之上言天
子幼弱也朝委裘言上無天子也待遺腹則在有無
之閒矣曰待謂赤子猶未生也如作植是已有其人
且與上文卧赤子無別矣作待是也此乃賈子之原

文班氏別事更訂
五業附
漢書如文新書業作
大瘡

漢書瘡作瘡新書作瘡
愚按瘡音腫時勇切說文瘡
爲正文瘡爲籀文獨無瘡字蓋从重乃後世增益字

漢書呂形近致
惠王之子
漢書脫之子二字盧本辟
誤也今改正

且病痲
漢書如文新書辟作璧
愚按辟正文作璧音
璧必益切人不能行也見說文辟屬通假璧

則重文也
而困於一縣
漢書無而字新書如文愚按
今仍原文

補畜免
漢書免上加艸愚按此乃說文
孽妾漢書孽
象形正字加艸非也今改正

書如文是
臣之所謂舛
漢書無之字新書
併踞漢書
也今改正

倨新書如文愚按倨傲也踞踞
也併傲非辭作踞是也今改正
慈子嗜利
漢書如文
者新書如

文愚按嗜爲正文見說文不當
姦人幾幸
漢書如文
新書幾作

通假作者新書是也今改正
幾顏師古曰
羣臣至疑惑
漢書作羣臣眾信上不疑
或實應劉台拱言當如文

傳寫者誤倒
是也今改正
生長於楚
漢書楚下有之地二字
知如

色漢書如文新書如作好愚按知如色謂知男女居
室也作好蓋形近之誤盧氏謂此乃約其年歲之

所至確矣或曰爲必當作好非也今所學之官姚氏
與內篇各仍原文別詳內篇保傅

依大戴禮作宮俞氏說官不忍其死漢書忍作食新
當如文乃古文館字是也

食與下文復殆不可而禮也漢書禮下有之字新輸
通新書是也今改正

之司寇漢書如文新書司寇作司空盧氏曰司寇爲
漢書無作司空者此既如文下文亦云司寇小吏則

漢書自作司寇非誤也今與內篇各仍原文曰備考
漢書自作司寇非誤也今與內篇各仍原文曰備考

謨詬亡節無愚按謨詬作夷詬新書作夷苟亡新書作
注形聲差謬皆不足據近惟姚氏姬傳所校至確又

呂未加精析致後學仍徇舊說反無定論非詳事考
訂且無目解學者之惑考說文談詬恥也談亦从夷

作謨詬亦从句作詢譏謨胡禮切音如奚上詬詢呼

寇切音如麴去又大部庚文詁曰頭裏散戾態也从
大圭聲徐氏曰胡結切其音如絜矩之通假且次居弟
書注翻音亦同據此則庚爲謨文之通假更當直用本文
三音如不同卽不當通假義恐相涉更當直用本文
或从言作謨曰示別今皆不然反滋煩惑此漢書新
書之誤也庚文旣从圭得聲其音亦當讀如奚上與
謨誤無別曰圭字正音本與難近今東南諸道猶存
此音惟中原自江淮曰北皆讀如歸絕不知有正音
耳顏徐失考直曰絜音爲注此又漢書說文釋音之
誤也且談詬雙聲散戾疊韻尤爲謨同音之顯證
顏氏徐氏皆不達此義不可解也漢書新書曰二文
同音故取爲通假如非同音尙何通假之有二文形
聲旣曰通假致誤當仍呂改從正文爲是今輒从庚
作謨曰定字形仍讀奚上呂定字聲呂通假致誤者
卽呂不通不假正其誤庶無歧說矣惟作謨者所曰
顯二文之正變若直作謨則去通假之文太遠轉恐
無所發明矣新書詁作苟義亦可通呂與漢書異同
今所不取亡字亦仍原文呂符漢書字法通例惟期
折衷至當不欲挺之也新書挺作孳漢書如文是
徒事更張也

漢書加文新書何作訶愚按當而自弛姚氏曰弛者

讀為訶顏氏惟呂問為訓非也漢書如文新書

師古云自廢而死非俞氏主耳忘身耳作醜愚按作

讀弛為緩說近迂曲非也乃見漢書食貨志此疏

醜不辭諫使民顧租鑄錢疏二乃陳治安大計疏六

非也太息之一班氏曰別入食貨臣誠傷之漢書如文新

志故彼文從刪說詳下文臣誠傷之書銅布篇無

此四字別作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十字愚按此

疏乃陳治安疏六太息之一班氏曰別入食貨志故

刪去長太息句又曰而行博禍下文無結束復易曰臣誠傷之四字蹤迹宛然殆不可掩後世論治安疏

者惟知有缺文而不知其所目缺非也孝文五年已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次年賈子遷為梁太傅陳治

安疏即上於傅梁呂後此文即在彼疏之內無疑真

子失考欲補呂等齊篇不知等齊篇文辭卑允失告君之體決非彼疏所宜有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見

亦不足當太息之一也傳書本取國代王漢書王作主新書請封建子弟疏四

傳如文是也今改正

見漢書

豪植

漢書如文新書植作橫愚

論積貯疏五

本傳漢書食貨志姚氏曰通鑑因食貨志有文帝感此

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疏

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漢才二十七年而此

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愚按賈子呂孝文

六年徵拜梁太傅呂十二年卒孝文六年漢興僅三

十三年其十二年漢興適三十九年此疏既云漢之

爲漢幾四十年自當上於孝文十一年二年之閒最在

所陳諸疏之後蓋賈子之絕筆也若在六年已不得

云幾四十年如在二年則漢興裁二十九年尤與疏

文不合班氏失考輒置此疏於孝文躬耕籍田之前

通鑑亦不考原文年分目沿襲致誤皆非也姚氏謂

上於長沙召回時庶幾近之惟不知此爲賈疏最後

之年乃欲取呂補陳治安所缺亦非也又孝文二

癩漢書作癩新書同姚氏曰此即癩字說文本作

然隕大夫之尸同此愚按此爲癩文之譌省校警家

賈子卷第十一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梁版

賈子卷第十二 外篇下

正定王耕心次詒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身虐哀哉
兮逢時不祥鬱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闕茸尊顯兮讒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
躋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

咎兮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
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
深潛自珍恤螻獮自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得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
辜也麻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
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
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螿

服鳥賦七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
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
日野身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虜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目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
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彊大夫差目敗越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
被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塊坳無垠
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
天地爲鑪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控搏
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
物亡不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
僂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億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
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不繫之舟不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蒂芥何足日疑

早雲賦八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滄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頽洞兮正重沓而竝起鬼隆崇呂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侶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侯怒而澎湃正帷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

宛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
惟貪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
潛而閉藏兮爭離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焰焰
而無穢隆暑盛其無聊兮煎沙石而爛涓湯風至而
含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憤畎枯槁而失澤兮壤石
相聚而爲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鉏耨而下淚
憂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穉稼之旱天兮
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
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
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

違節陰氣辟而畱滯兮厭暴至而沈沒嗟虐惜旱太
劇何辜於天無恩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
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
憭兮慄兮目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
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柰何人兮

虞賦九

攷太平目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目刻鏤舒脩
尾之采垂舉其鋸牙目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妙彫文目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莪莪
負大鐘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櫻擊拳曰螻虻負大鐘而欲飛

校詁十二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見史記漢書本傳題名依史漢訂如文選作弔屈原文非也

鳥程嚴氏可均言文選題名當本賈集尤誤賈集乃後世所次不得更在史遷之前也文選有序亦見史

漢本傳今不錄此賦諸家多異同惟漢書近是今所訂曰漢書為主且備列異文曰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事糾

恭承

如史記恭作共漢書曰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顏師古曰

侯字待也仄聞文選同是也侯罪史記侯作侯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

古侯字待也仄聞文選同是也侯罪史記侯作侯文選同漢書如文是也

史記湛作沈文選同漢書如沈迺隕史記迺漢書如文選

文是也顏師古曰湛讀曰沈迺隕史記迺漢書如文選

是也恐按顏師古曰湛讀曰沈迺隕史記迺漢書如文選

作殞後世增益字鳥庠哀哉兮史記鳥庠作鳴呼下

如文是也顏師古曰庠讀曰呼鳴鶚史記鶚作鳥文選同漢

古曰庠讀曰呼鳴鶚史記鶚作鳥文選同漢

世謂至

躋廉

漢書無世字餘如文史記有世字文選同隨夷

有為字愚按世謂小人流俗之為鈍史記鈍作頓漢

世無世字非也今補正餘如文為鈍書如文選同

是于嗟默默于作吁思按于讀為吁毛詩皆如此古

文通假字也嘿字說文無諸兮字漢書皆在下句下

史記皆在上句下漢書是也今訂如文後至獨離此

咎皆亡故漢書如文史記亡作無文選用幹棄史記棄

仿此亡故同愚按亡讀為無古文通用幹棄作弃漢

書如文也寶康瓠兮史記寶上有而字漢章甫薦屨

史記如文漢書甫作父文選屨作履愚按儀嗟若

禮作章甫是也屨履義皆通今从史記如文嗟若

文選若皆作甘苦之苦愚按嗟若見周易作諄曰

若是也今改正說見胡氏克家文選考異諄曰

作訊文選同漢書如文愚按諄告也見爾雅毛詩又

讓也見說文音粹雖遂切訊問也亦見毛詩傳音信

息晉切此二文音義之真也而其義正相反音亦迥

別不當通假經史百家之文往往舛雜不分者呂六

朝行楷俗書卒作卒孔作干字形僅有微別遂致傳
譌至今音義及字書諸家不加詳考徑曰不當通假
者爲通假謬妄甚矣近世江慎修戴東原頗知二字
之別但仍未達其致誤之由非也此文當作諱告之
諱今仍漢書原文
國其至知兮史記吾作我文選同
史記文選皆誤
文是獨壹至誰語史記作獨埋鬱兮其誰語漢書句
也上有子字文選如文是也今刪正
鳳標至逝兮史記標作漂文選同逝史記作逝漢書
逝正文作逝亦通假夫固至遠去史記引作縮文選
字今從漢書如文夫固至遠去無夫字漢書如文
是也夫固至遠去無夫字漢書如文
也夫固至遠去無夫字漢書如文
同愚按漢書是也史記之文詭異
不可曉顧野王雖強爲之說非也所貴聖人漢書無
記如文自臧史記臧作藏文選同漢書是也
選同是也使
至羈兮漢書駉驥作麒麟無得字史記無而字文選
如文愚按史漢皆有差誤文選是也今如文

般紛紛

史漢文選皆如文惟顏師古說當从丹青之

盤孟康李善皆曰盤桓爲解謂戀戀不去反爲譏人

所構耳爲文从舟楫之舟从丹之字獨見玉篇蓋後

出之譌文殊不足據經子百家書皆未嘗用惟司馬

相如封禪書有之然封禪書字古亦作般从丹之文

殆亦顏氏所改且強爲之說離此郵史記郵作九文

皆非也今仍呂古文爲定離此郵選同漢書如文

愚按郵尤同義古文通用或曰尤夫子之辜漢書辜

爲正文亦非說文本訓今訂如文夫子之辜作故文

選同史記如文愚按作故失韻麻九至君兮史記麻

且複上文史記是也今訂如文麻九至君兮作啗漢

書如文也鳳皇至切兮史記切下有之二字漢書

選同是也鳳皇至切兮如文選同愚按之上衍文

漢書是也覽德至下之史記輝作輝文選同漢書如

今訂如文覽德至下之文愚按從火正文見說文從

光後出字險徵史記作微細之徵漢書作徵驗之徵

今訂如文險徵文選同愚按漢書是也史記亦形近

之誤今遙會至去之史記作搖增翩逝而去之漢書

訂如文

遙會至去之

史記作增文選如文愚按史漢多

誤如涸訓會爲高文豈能至巨魚史記無巨字漢書選是也今訂如文

有夫字之下有巨字愚按夫字衍文巨魚鱣鯨史記之說本莊子無能字義亦未安今訂如文鱣鯨鮪作鱣漢書如文文選

同是也今如文蠅螳史記螳作蟻文選同漢賦七見史記漢書本傳文選服作鵬後出之字單闕

之歲漢書如文史記有兮字文選同愚按史記篇內上句皆有兮字漢書無是也蓋度湘賦偶寄遷

謫之慨故其文效屈子此賦所陳悉道德性命之與故其文效荀子樹義不同文格遂異漢書所錄蓋猶賈子之原文史記曰後辭賦家不解此義皆視此與

度湘賦同疏矣篇內諸兮有無今悉曰漢書爲正後不復日斜漢書如文文選同史服集余舍漢書如文

出文選同服文選作鵬愚按來萃漢書萃作啐史記

二文義同今定如文下仿此來萃漢書萃作啐史記

按文選是萃字周易毛詩皆如此無識言史記識作

事別求異文也史記複上文尤謬無識言史記識作

文選入室史記室作處漢書問于子服史記作請

同是也如文選按子服者其災史記災作菑漢書

加呂美稱顏師古說是也其災如文選同恩按

災正文蕃通假淹速史記速作數漢書如文選同

也今定如文史記作服乃歎息文選作請對

讀為速通服迺太息史記作服乃歎息文選作請對

假之字史記如文或本臆作意漢書作意文選如文愚

呂臆按作意皆誤文選是也李善注請呂臆中之事

為對允矣臆胸臆乃說文之正字史漢皆作意固亡

而仍讀為臆是惟恐天下無事矣不可解也

休息史記亡作無文選幹流而遷顏師古曰幹音管

賈子十二

七

變不可勝窮此指三才萬象而言極近先佛生死輪
轉之說其義恢宏無垠韋昭詰乃專目一蟲爲喻妄
矣今定嬪音嬋時連切與禪悅之禪音同此乃古文
之正音顏氏呂爲合韻非也今讀如纏方俗之譌也
此文義則爲傳變音如上說音義皆如
顏氏說惟稍事推闡爾螿與蟬亦同文
亡間作無窮文選疆大按疆正文強通假作疆是也
同漢書如文是也疆大按疆正文強通假作疆是也
越棲會稽按吳越南粵不當通假史記是也霸世漢
作伯史記如文選回薄史漢皆如文選回作迴
同是也今從史記振蕩漢書作震蕩文選作振盪思
增益震盪按震盪字見左氏春秋震盪呂從雨爲正盪
字從皿爲正餘糾錯如文選同是也大鈞播物史
非也今訂如文糾錯如文選同是也大鈞播物史
作大專槃物漢書如文選同是也按史記之文雖出
通假別無所見蓋由傳譌索隱說九迂曲非也今定
如塊圮如文選同是也天不可預慮與文選如文

愚按二文義皆可通然惟不可預慮故遲速之期不
得知則曰作預爲勝李善引鵠冠子爲解其文正作
預柳子厚曰鵠冠爲僞謂其文悉本此賦文既本此
轉可爲此賦字句之確證則原文作預審矣今依文
選訂如文下
鳥識其時
如文愚按鳥惡文選作焉漢書
預謀字同
義今定何足控搏
史記如文文選同漢書搏作揣愚
如文何足控搏
按搏正文揣通假史記是也今訂
如文控搏之義古無確詰大率引持把玩之意猶俗
所謂搏弄也晉灼不考六書音韻惟从漢書曰揣量
爲解小智自私
史記智作知漢書是也呂知爲智
非也
雖經典通用字亦不必
達人大觀
史記達作通漢書
專舍正文別取通假也
人
如文文選同是也
貪夫殉財
史漢殉皆作殉左傳禮記同是也今從文選
訂如文下烈士殉名
漢書烈士貪夫對待之文選同
殉名仿此烈士殉名
愚按烈士貪夫對待之文選同
烈之烈是也烈士猶眾士也殉名非眾士所能解
半字之異遂關得失則漢書之謬不容不正矣
品

庶馮生

史記如文漢書馮作每文選同愚按史記此文屢見皆作馮其義尤長是也今訂如文

意變齊同

史記意作億漢書如文文選同愚按意變齊同乃折衷至善不爲外撓之義作萬億

之億淺矣其字亦與下文積億複史記三家注皆無論說其誤可知今定如文愚士繫俗史

愚作拘漢書如儻若囚拘史記儻作攔文選作窘漢

通今從漢書原文惟儻字古音義皆荒詭無稽亦未

校注所論精矣校注定眾人惑惑史記惑惑作或或

是也好惡積億史漢億皆作意文選如文愚按觀李奇

文顏氏失考仍曰真人恬漠史記恬作澹漢書釋智

遺形如文文選同是也得坎則止同漢書如文愚按

坎止之義易家之古訓作其生兮若浮史記作其生

坻目示異非也今定如文其生兮若浮兮漢書

如文選同是也今定如文其死兮若休史記無兮字漢書選同是也澹虛

至之靚史記靚作兮靚作靜文選靚作平靚作靜漢書如文愚按靚說見前作靚通假字今仍漢

書原汎虛史記汎作汎兮文選作自寶漢書寶作保史

愚按作保非也汎乎漢書如文是也自寶漢書寶作保史

不自寶可也不自保謬矣修身齊家皆所目自保清史記如文愚按作

靜無爲亦所目自保也班孟堅未究道德之微故任史記如文愚按作

意更訂爾不知二字得失懸絕不可通融也今定如史記如文愚按作

文養空而游漢書游作浮文選同史記如文愚按作

勘曰道家至論決無作浮之理又細故蒔芥史記蒔

與上文字複其誤審矣今訂如文旱雲賦八見古文

合沓兮古文苑合作給全漢文引文選謝揚侯怒漢

文侯作波古文苑
作侯是也今改正
隆暑至聊兮古文苑作隆盛暑而無聊兮全漢文同文

選陸機從軍行注引
垂拱而無事古文苑事作聊全漢文如文是也今

此如文是也今改正
憂疆畔古文苑如文注虞賦九原文佚不傳今所

類聚第二節見初學記第三節見太平御覽近亦竝
見全漢文說詳旱雲賦下虞古文苑作簾全漢文作

虞恩按正文當作虞見說文簾攷太平古文苑如文

虞皆後出之字今從說文改正
攷太平全漢文攷作

伎愚按作伎不可曉如文是也今改正
此節全漢文
目爲賦藝文類聚目爲銘而文體不類恐有傳譌今
仍作賦

從全漢文
舒脩尾全漢文脩作循恩按循乃

賈子卷第十二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